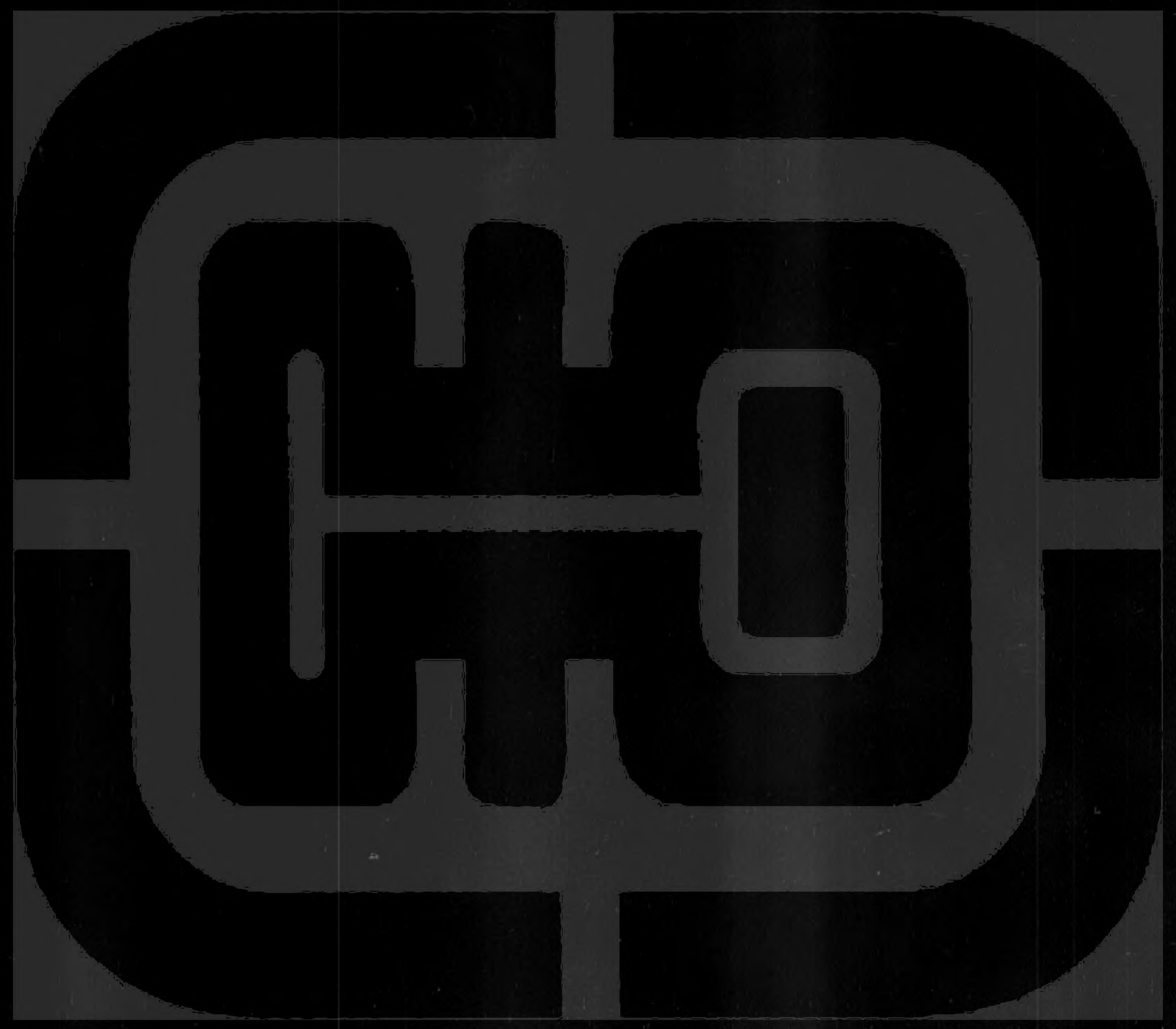

#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
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
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
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
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
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
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
計成敗邪且公常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
爲此乎昔公亡者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
歸今屢敗之兵此亦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

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
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
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
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
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
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
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
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
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

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郡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国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址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

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
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
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
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
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
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
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
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

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中
上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人之家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
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
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
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詔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
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

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
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
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絶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忌
患之莊宗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
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徉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
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
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
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
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

從歷伊闕宿龍潤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怨嗟
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賦斂繁苛
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駕占星者
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
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
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
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
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
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太半至嬰子谷道路隘
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伏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
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
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
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
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
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
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
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
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

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
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
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
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
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
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
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
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
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
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

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絶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二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至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柯相温石的璧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



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黄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黄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殁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

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脩縣嗣肱從存審救脩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宮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



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兄霸爲人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奇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益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椎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太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奚敢以軍府煩叔父

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並號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平克寧曰兄云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王字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說孟氏數以告克寧克寧信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獲須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李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

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義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義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殺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絶後患乃誣言存義過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寃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千郎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禄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

於河中李嗣源兵反鄉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西亂亦自河中奔太原北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翦髮衣僧衣謁苻彥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瑫等所匿民家必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彥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

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堯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莊宗即位繼岌爲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宮使因以鄴宮爲興聖宮以繼岌爲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粮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

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二子間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群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

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
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闃然由是
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
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
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
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官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
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　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
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
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
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
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
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
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
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
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
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

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椓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一後至華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兄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七帝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爲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便於述事示無定法也

#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敬憲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

氏無封爵明宗末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
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爲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
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
敬塘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
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
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
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
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
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
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
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
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
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
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

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妃
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
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
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
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
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
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
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
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
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妾
兒遇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
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塘兵犯京師廢帝聚族
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失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
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
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
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
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
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
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

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
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
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
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
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
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
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
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微
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
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

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
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
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
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
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
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
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
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
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

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
幼皆不能從愍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
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
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
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
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
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
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
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　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

士多云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稱從璟不聽
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
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
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
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又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　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儁而驚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不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以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只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
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
令食邑萬户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
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
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
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
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
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
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
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處參員兼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設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廂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三匹又
請嚴衛擇聖子人爲牙內每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者家僮從從皆其親屬及四方游士試
作狂譏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爲諸王擇
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
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

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土和亭得傷寒疾已卒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黃壽發帝不能知又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任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還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蘇然自舉手揮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空漏宮中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呼肉如肺者數片漬酒斗餘守漏者三人家皆宮中平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太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尚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並章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

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夫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麤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縗鐵獻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

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天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温從敏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內皇城使嘗於會鄭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軍賜死重誨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温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

寧五節度使封兖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温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閔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温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温大恐乃悉毁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殁惟從温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温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悉籍殁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温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

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

高祖庶妃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
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未奉册而高祖
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册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册尊皇
后爲皇太后太后爲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
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
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
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
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
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
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

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社稷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
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
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乎毋質爲帝草
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磨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
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
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
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
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
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
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

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
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
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
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
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
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
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
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
夕不保皇帝阿翁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立平臣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
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
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
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
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遺孫
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
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
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勲以兵守之
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令曰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
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
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
事妾甚謹所失者遠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
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
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
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
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
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
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因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兩泣自陳過咎永康主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熙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殿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熙俱歸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三年十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三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小巾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
佞爲安重誨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
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
后是日以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　皆　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雖爲臣子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醉而告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紀作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尚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官官尚官知客等皆爲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爲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厄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家毒
藥敬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殼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殼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殼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
爲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
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
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脂免吾兄方舉太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
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大傅并

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大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瓚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瓚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瓚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瓚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瓚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瓚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

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
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
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
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鄭
王重進虞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楚王重信
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
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
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
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
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

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
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楚王壽王重義字弘理爲
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
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
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
月加贈太師皆無子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
馮道入見卧內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官
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
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
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

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宣
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
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
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
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
開運三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
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詔
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
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罕遭民餓死者百萬計而
諸鎮爭爲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爲諸侯王之最出帝利

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
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來
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
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
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賈代爲鄭
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
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
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
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
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

之乃已後延照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者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

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于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秋以簒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